

叶凌云◎著

全面揭露种种耸人听闻的医疗黑幕  
一个医院副院长的权位争夺，上位砝码竟是人命

# 医道 官途

有些人可以不死，却死了；  
有些肢体器官可以不割，却割了；  
有些药可以不吃，却吃了；  
有些费可以不交，却交了……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# 医道 官途

叶凌云◎著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医道官途/叶凌云著. —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  
2010. 12

ISBN 978-7-81097-838-5

I. ①医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8662 号

责任编辑: 刘 婷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责任印制: 闻 利

出 版: 河北大学出版社 (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 (700mm × 1000mm)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097-838-5

定 价: 26.80 元

- 第一章 误切小肠瞒天过海 巧评先进走马升迁 / 1
- 第二章 新书面世喜得大奖 医药代表促销有方 / 31
- 第三章 新单位明争暗斗 老朋友阳奉阴违 / 48
- 第四章 错把囊肿作癌肿 误将左肢当右肢 / 73
- 第五章 徐长卿喜得名师修格律 中医科巧医癌症引巨资 / 88
- 第六章 误切膀胱终生遗憾 巧医死人一刀穿胸 / 111
- 第七章 院长换妻情场得意 厅长送画官运亨通 / 124
- 第八章 网上竞价升药价 笔下无情误病情 / 154
- 第九章 徐长卿胸有成竹 海金沙利欲熏心 / 183
- 第十章 刻公章金沙挪巨资 欠货款长卿成被告 / 195
- 第十一章 独步杏林书正气 身陷囹圄写贪心 / 215
- 第十二章 贪小利险遭算计 敛巨资巧卖批文 / 231
- 第十三章 调查组明察暗访 任中皇偶泄天机 / 247
- 第十四章 佳期如梦又惊梦 道是无晴却有晴(大结局) / 260



Y  
I  
D  
A  
O  
G  
U  
A  
N  
T  
U

医道官途



## 第一章 误切小肠瞒天过海 巧评先进走马升迁

### 1

厚厚的窗帘把室外的阳光掩得严严实实，房间里亮着幽暗的小壁灯，白薇倚在徐长卿的臂弯里，缓缓打开眼帘的时候，已近黄昏。白薇暗暗吃了一惊，没想到一睡就是大半天，不知道医院里有多少人在找他们呢。她轻轻挪开徐长卿握在她胸上的大手，翻身穿衣下床，把窗帘轻轻撩开一条缝，阳光立即挤了进来。火一样的夕阳扑入眼帘，白薇惬意地伸了个懒腰，然后优雅地掏出手机。手机一打开，信息声此起彼伏响了起来，“滴滴滴”地响个没完。陈院长居然打了四十几个电话，还有刘书记和其他科室的主任们，都急得翻天覆地找他们。

“长卿，长卿——”白薇推了推徐长卿。

“嗯，啥事啊？天要塌了还是怎么的？”徐长卿显然还不乐意清醒过来。

“五点多了，陈院长和老刘都打了四五十个电话找你呢。”

徐长卿顾不得穿衣服，赶紧接过手机打了过去：“陈院长，不好意思，中午陪局里几个哥们多喝了几杯，才回过神来呢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哎呀，我的长卿老弟啊，我跟老刘都快急死了，市局的领导到我院来考察，点名要听你的业务工作汇报呢，赶紧过来吧，十万火急哦！”

打完电话，白薇早没了人影。白薇就是这样，每次来去自己打车，从不坐徐长卿的车。因此，他们俩这档子事，知道的人还真不多。

徐长卿却从容不迫地洗了个澡，把自己的形象整理了一下，毕竟是去见领导，大意不得。

千百惠的一首清新悦耳的《走过咖啡屋》响了起来，徐长卿喜欢这首歌，也喜欢千百惠婉转的声音，就把这首歌当做手机铃声。

徐长卿一看是妇产科的云苓，便不想接，但千百惠总是执著地重复这个旋律，只好按下接听键，没好气地嘟囔一声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徐院长，刘书记让你别回医院了，直接去杏江宾馆等他们。”

徐长卿一听，心中暗自一乐，幸亏没有急着往回赶，否则又要跑一段冤枉路了。

酒宴设在杏江宾馆一楼，原来这市局业务副局长黄祁带着业务科长从蓉亲自来到杏江医院，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一件私事，说是要检查业务工作，顺便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省级先进医务工作者的指标，要他们抓紧时间评选，下周一定要把人员资料和先进事迹报上去。

酒过三巡，满面红光的黄副局长微眯着双眼，拉着徐长卿的手道：“长卿啊，我是专程过来的，除了告诉你们评选先进的事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想和你协商啊。”

一句“和你协商”，听得陈壁土、徐长卿一头雾水，一桌人盯着黄副局长眼睛都不眨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

黄祁并不急于切入主题，却和徐长卿拉起了家常：“长卿啊，我早就听说你的事迹了，你是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，业务能力强，听说还是个作家？”

“业余爱好而已，让您见笑了。”徐长卿连忙摆着手谦虚道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，这个爱好可是很高雅的哦，不容易啊。一个医院业务院长，日理万机，还能抽空搞创作，不简单，不简单啊。”黄副局长脸上堆满了亲切的笑容。

徐长卿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打着哈哈：“哪里哪里，

都说我这是不务正业呢。”

“你们老徐家世代书香，这是传统，优良传统呢。”黄副局长笑得更加殷切起来。

“世代书香？”刘寄奴摘下眼镜，擦了擦上面的雾气，狐疑地盯着徐长卿。

黄副局长挥着厚厚的手掌道：“你们都还不知道吧，长卿的祖父是齐白石入室弟子呢，中国当代的国画大师啊！”

徐长卿终于听出了一点门道，忙摆手道：“哪里哪里，也不能算是入室弟子了，只是年轻时候受过齐老些许点拨而已。”

“那还不是一样，令祖父身体还硬朗吧？”

“唉，都九十好几了，手脚都有点不灵便了，已经十年没握过画笔了。”

黄祁却满不在乎：“像徐老这样的人，可是国家的财富啊！”

黄副局长不着边际地感慨了一番，突然语气一变：“是这样的，长卿啊，省厅的周厅长是个国画收藏家，而且特别喜欢徐老的画，托我找一幅。我多方打听，找遍省内各大书画市场都没有，后来才知道，徐老就是你的祖父啊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”

徐长卿一听，顿时觉得头大起来，人家黄副局长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，找到他头上，看来得让他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才行。

黄祁并没有注意徐长卿的脸色，起身踱到窗前：“我想请他老人家再画一幅《八骏图》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原来，徐长卿的祖父在二十几年前临摹了一幅徐悲鸿的《八骏图》，甫一面世，立即引起了国画界一场轩然大波，连国外著名评论家都说已经深得悲鸿笔法之神韵，加上又都姓徐，不免又产生了许多猜想，《八骏图》的名气再加上徐老自身的威望，其价值可想而知了。时过境迁，这幅画也不知流到哪里去了。

黄副局长见徐长卿面有难色，显得不好意思起来：“嘿嘿，实在为难，就当我说过了好了。啊，来，喝酒喝酒，其实徐老的画目前市场价值已经到了一万五到两万一尺，这个我是知道的，《八骏图》自然要更贵一些。既然徐老已经封笔了，那就只好作罢，可不能为难他老人家啊。”

徐长卿手忙脚乱地端起酒杯，又是回敬又是摆手，一边尴尬地笑着，心里一边寻思，原来黄副局长知道价格呢，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

## 2

妇产科主任云苓很少随院长们一起出来吃饭，陈壁土陪同黄副局长检查妇产科时，顺便叫了她一声，她也就跟来了。一上桌，她就注意到了那块烤得黄澄澄金灿灿的鸭屁股，苦于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意思下手。这下满桌的人或关切或狐疑或嫉妒或庆幸地压抑着各种心情，一致做葵花向太阳状，紧紧盯着徐长卿看他如何反应，如此良机岂能放过？趁机微微抬起屁股，伸长了胳膊迅速出击，出其不意地将那块美味空运到了面前的盘子里。正当她小心地用餐刀将那块精华肢解出一小块准备运往口中的时候，小坤包里的手机很不识时务地狂叫起来，刀郎那粗旷的号叫声伴随着惊天动地的振动，振得小坤包仿佛都要跳起来了。

众人立刻将目光转到了云苓的身上。白皙丰润的云主任，纤纤玉手举着的餐刀上戳着一块，嘴里衔着一块，盘子里还躺着一块，一时间手忙脚乱起来，不知道是该赶快咽下口中的那块，还是应该扔下餐刀上的那块。好在众人只是被突如其来的铃声震动了一下，并无心研究云主任的吃相，只有陈壁土陈院长略带不快地瞪了她一眼。

云苓最终选择了一边快速咽下嘴里的肉，一边放下餐刀顺手拈起一张餐巾纸按了按嘴角，这才掏出手机来看，是妇产科。由于嘴里的肉块还没有完全研磨成肉末，一时半会儿也还咽不下去，所以云苓接通电话的时候只是听上去漫不经心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云主任，您在哪里呢？出大事了！”实习的小医师惊慌失措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坐在云苓旁边的人都能听得很清楚。

“怎么了？”云苓一边暗暗用舌头使劲剔牙缝里的肉丝，一边含糊不清地问。

“云主任，不得了了，您在哪里呢？这会儿方便吗？”

云苓也被对方紧张的情绪感染了，顾不得牙缝里的肉丝，认真听



着，对方的语速非常快，云苓的表情越来越凝重起来，渐渐站起身来，终于张大了口，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带得面前的酒杯“啪”的一声落在厚厚的地毯上。

众人都顾不得《八骏图》的事了，一致盯住云苓大张的口。云苓直着眼睛愣了一会，这才白着脸转向陈壁土：“陈院长，我们得马上回医院一下。”

云苓的表现已经告诉所有人了，医院，准确来说是妇产科出了大事，而且显然不是好事。

黄副局长也是院长出身的，不等陈壁土表态，很理解地挥了挥手：“你们有事先走吧，我和寄奴书记再谈谈。”说罢又特地向着云苓，半带关切半带轻松地说：“能出什么大事呢，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呢，我看你们徐副院长就比你个儿高多了嘛。”

“镇定一点，出了什么事？”陈壁土抬手做了个手势叫别人镇定，自己显得却也有些慌乱。

云苓哪里还镇定得下来，早已将手机往小坤包里一塞，简直可以说是面无人色奔了出去。

陈壁土尴尬地冲黄副局长笑了笑，那一笑比哭还难看：“黄局长，我们——”

黄副局长大度地一挥手：“陈院长、徐副院长，你们都去吧，人家一个女同志，到底没有主心骨啊。”他这一挥手，医院里的头头们都如释重负地展开了焦急的神色，西装革履的一干人等纷纷起身，面色凝重地跟了出去，那场面显得有些怪异。

徐长卿走在最后，起身的时候在黄副局长手背上轻轻拍了拍：“黄副局长，我这就先走了，不周之处请您先包涵着，您的事我会尽力的。”

在徐长卿的车里，云苓把事故作了一个大概的汇报。

原来，医院早几天收了一名高危产妇，昨天羊水就破了，可是到了今天下午还没有动静，妇产科主治医师何叶担心胎死腹中，就给她用了一支催产素，小孩倒是生出来了，就是到了黄昏胎盘还没有出来。何叶一连做了几台剖宫产手术，很是疲劳，便吩咐下面的医生探查一下，如

果没什么大碍，就取出来算了。

以前，这样的事也经常有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那天值班的是一个新来的大学生，也没有细想，就直接用卵圆钳伸进产妇的子宫，胎盘连着长长的脐带，被她夹了出来。夹出来才发现不对劲，因为脐带缠成了一团，很长。她得先把胎盘分离出来，就用剪刀剪断了脐带的一端，不料脐带里流出来的竟然不是血，而是人的大便。

大学生惊慌失措地“啊”了一声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在一旁闭目养神的何叶出于职业敏感，迅速跳了起来，一边压低嗓门轻喝了一声：“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。”大学生吓得说不出话来，浑身发抖地指给何叶看。何叶不看则罢，一看之下也变了脸色，哆嗦着嘴唇愣愣地瞪了大学生一会，旁边的助产护士立即给云苓打了电话，汇报了这场事故的经过。

“什么？把产妇的子宫插了一个窟窿？还把人家的小肠剪了一截？”徐长卿头一下就大了，“病人家属知道吗？”

“暂时应该还不知道，应该还没来得及通知。”

徐长卿稍微理了一下头绪，立即给妇产科打电话，要何叶接电话。何叶已经完全傻了，只知道不断地抽噎。徐长卿大为光火：“哭什么？哭能解决问题还找我干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听好了：第一，立即对产妇进行全麻，上氧，上心电监护，配好合适的血浆，随时准备输血；第二，严格保密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病人家属。我们马上就到。”

刚挂断妇产科的电话，徐长卿马上又给腹外科打了电话过去：“请主任带队，立即组织一支抢救小组，到妇产科会诊，要马上进行小肠吻合术和子宫修补术，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做子宫切除！记住，动静不要太大，要保密！”

当车到医院的时候，妇产科早已进入了紧张的抢救和立即手术的准备状态。陈壁土不停地用纸巾擦额上的汗，云苓全身微微发抖，下车的时候有些站立不稳。

徐长卿艺高人胆大，一路小跑来到妇产科，值班护士刚好在医师办

公室。徐长卿道：“产妇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袁花。”

“噢！把病人家属叫过来。”

当护士把一个矮个子男人找过来的时候，徐长卿已经准备好了两杯热茶，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把面部表情做了适当的调整。

“来来来，坐，坐，先喝杯水。”

“哎，哎。”矮个子显然是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，有些拘谨，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态。

“哎呀，你是袁花的丈夫？”

“是啊。”矮个子殷勤地点着头，有些忐忑地应着。

“恭喜你做父亲了，生了个男孩吧？”

“嗯，是啊，多亏大夫们费心了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目前你媳妇出了一点小状况。”

矮个子立即紧张起来，眼睛瞪得老大。

“别紧张别紧张，就是胎盘滞留，引起出血。”

“您能告诉我什么叫胎盘滞留吗？”

“就是小孩先出来了，胎盘没出来。这胎盘嘛，俗称胞衣，它要是不出来呢，子宫就不收缩，这子宫一不收缩，就会流血不止。现在必须做手术，情况好呢，就取出胎盘，情况不好呢，就要切除子宫，那以后就不能再生育了。”

矮个子不知所措，口中连连念叨着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啊？那得要多少钱呢？”

徐长卿拍了拍矮个子的肩膀，和蔼地说：“钱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不考虑，救人要紧嘛。”然后很专业地把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情况大致讲了一下，矮个子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

“事不宜迟，必须马上进行手术，你要在这份手术同意书上签字。”徐长卿拍了拍发愣的矮个子，亲切地微笑着，眼神里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和关爱。

“不要先交钱吗？”矮个子还在迟疑。

“还是救人要紧吧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，真是太谢谢了。”矮个子一边躬着腰像是要鞠躬下拜的样子，一边拿起笔歪歪斜斜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徐长卿接过手术同意书鉴赏似的细看了一眼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：“你的字体还真是很有风格哦。”

### 3

手术室里开始显得很紧张，主刀的是腹外科主任黄柏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单身男子，浓浓的剑眉在无影灯下显得不怒自威。

一条弧线在病人肚子上划开，随着腹腔、盆腔的相继打开，外科主任的眼睛扫了一下在旁边协助的何叶：“真有你的，这么大的娄子都捅得出，你看，腹腔、盆腔都被大便染成黄色了。”

手术进行了近两小时，手术室外的徐长卿如坐针毡，感觉比一年还要长。他独自一人在妇产科办公室，来回走动，不时抬头看看墙上的钟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掏出手机给云苓打了个电话：“产妇情况如何？”

“徐院长，腹腔污染比较大，盆腔、腹腔到处都是大便，可能还要半小时左右。”云苓显得镇定了不少。

“要沉着、细心，要密切关注病人全身情况，包括所有生命特征，严格控制感染，术后按腹膜炎处理。”徐长卿轻声交代着。

“知道了，徐院长，您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再有，尽量保住病人的子宫，哪怕是保留一部分，毕竟病人还很年轻啊。”徐长卿说罢极富同情心地叹息了一声。

云苓迟疑了一下：“尽量吧，可能有难度。”

随后徐长卿又给陈壁土打电话通报了一下情况，陈壁土对徐长卿的临危不乱和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肯定。

徐长卿黯然走出妇产科，他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。

手术已近尾声，病人基本情况较好，大家都放心了，手术室里的气氛就轻松多了。腹外科主任黄柏说：“云主任，我们的合作是越来越紧

密了啊，终于从麻将桌上合作到了手术台上，希望今后能更上新台阶。”

云苓言辞恳切地答道：“好啊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，哪天你们做结肠手术要是切了人家输卵管，我们一定也全力协助。”

两人不约而同地摘下染血的手套握了握手，握得很用力。

何叶直到这会才完全平静下来，她感激地看着两位主任，这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，黏糊糊冰凉凉地粘在背上，不觉打了个寒战。

徐长卿并没有立即回家，他真的太累了，必须找个地方放松一下。

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了，徐长卿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好久才传来妻子丁香极不情愿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

“丁香啊，哎呀，医院出了点事，只怕要加一个通宵的班，你早点睡吧。”徐长卿柔声交代。

“我早睡了，啊——”丁香的好梦被搅了，有点不高兴，匆匆挂断电话，又寻梦去了。

徐长卿没有开自己的车，打了个的士直接到了白薇住的小区。

白薇居然还没有睡，徐长卿打开门，发现客厅里灯火辉煌，他故意不出声，轻轻关上门，蹑手蹑脚推开卧室的门，卧室里亮着一盏橘红色的小灯，床上被褥整齐。

徐长卿有点纳闷，继续往里面走，浴室的门开了一条小缝，里面传来轻微得有点漫不经心的水声。轻轻推开门，只见白薇头枕着浴巾，显然已经睡着了，水龙头开得很小，垂直的一条水柱落在白薇的脖子上，散开成漫不经心的小水花轻轻荡漾着。

徐长卿坐在踏脚的小木凳上，双手托腮静静注视着沉睡的白薇，看着她在水光潋滟里折射出来的优雅睡姿，圆润修长的身体在水中更显出一种绵软温润的动感。

徐长卿静静凝视了一会，轻手轻脚脱掉衣服，一脚踏进浴缸。浴缸里的水一下子溢了出来，“哗啦”一声响，灯光仿佛在那一瞬间骤然闪亮起来。

白薇醒了。

## 4

徐长卿认识白薇已经十余年了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刚从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雅香医院实习的徐长卿正准备下班，白薇来了。

徐长卿只觉得双眼一亮，好美啊！

那时的白薇，还是个学生，红扑扑的脸，清秀端庄的五官，刚刚发育好的身材，浅蓝色的牛仔短裤下面，一双雪白修长的大腿。

“您还看病吗？”少女被看得不好意思了，略显忐忑地问。

“看，看。”徐长卿赶紧收回心猿意马的思绪，心里嘟囔着：不看才怪呢。

其实那时徐长卿还没有单独看病的资格，他只是个实习生，按正常的程序他看病必须有老师在旁边指导，因为老师临时有事，就授权徐长卿代他签名。

白薇只不过是感冒，有点发烧。

徐长卿特意给她听了一下心跳，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的手竟然在白薇的左乳上碰了一下，徐长卿的头一下子就晕了。天啊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真正的温香软玉，滑如凝脂。

白薇也晕了，十九岁的学生，何曾有过让陌生男子碰触胸部的经历？一下就羞得低下头，满面绯红，心怦怦直跳。

徐长卿这头一晕，就根本忘了自己在干什么，手捏着听诊器就放在了白薇的左乳上，一心一意地享受这种从未有过的美感，渐渐地陶醉了……

白薇只知道心越跳越快，头越来越晕。

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，要是当时没人敲门，只怕两人会双双醉倒在诊室里。

门一响，徐长卿一惊，就醒了：天啊，我在干什么？

白薇也醒了，心一阵狂跳。

徐长卿这才认真地听了下白薇的心跳：每分钟一百六十次。

如果徐长卿不这么认真地听一下，或许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可他听清楚以后，就糊里糊涂地下了个“心动过速”的诊断，而且给她加开了一瓶心律平。

白薇回去吃了徐长卿给开的药以后不久，就昏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

白薇是被学校师生抬着来医院的，徐长卿的老师一看病历，马上知道是什么原因：心律平中毒，心动过缓。

心律平是临床常用的抗心律失常药物，主要用于防治室性或室上性快速心律失常，误服心律平或过量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。

由于徐长卿一时的意乱情迷，导致白薇误服心律平昏倒在教室内，送入医院时徐长卿正在洗手准备下班，接到护士通知赶到急诊病房时白薇仍在半昏迷状态。

见到急忙奔进来的徐长卿，白薇只是微睁双眼瞟了一瞟，同来的同学不知内情，见这位年轻的医生满脸急切的模样，只当是现在的医生越来越富有同情心，连忙帮着徐长卿呼唤白薇，白薇对同学的呼唤倒也能答应，只是语速缓慢，表情淡漠，木偶人一样随人摆布，自身使不上半点力气。

看着面色苍白气若游丝的白薇，徐长卿心急如焚手足无措，又不敢表现得太急躁，好在老师知道原委，体贴地吩咐他准备器械进行检查。一通忙活之后得出结论，呼吸、脉搏、心率、血压等指标均正常，除面部皮肤轻度擦伤外，无其他重要阳性体征，心电图显示窦房，房室及室内传导功能均有轻度抑制，给予复方氯化钠液体静滴之后不久，白薇完全清醒了过来。

护送进院的同学听取完主治医生的解释后也放下心来，都先回学校去了，留下白薇住院观察。

清醒过来的白薇斜靠在病床上，略显疲倦地看着坐在对面空床上发愣的徐长卿，微微一笑。徐长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这会儿他心里装满了后悔、紧张、激动，后悔的是自己一时糊涂险些闯下大祸，紧张的是不知该如何向这位美女解释原委，激动的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机会和

美女独处一室。

白薇轻轻地说：“给你添麻烦了，医生。”

这句话完全出乎徐长卿的意料，他慌乱地挥了一下手，半路改在鼻子上重重地抚摸了一下：“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，不要多说话。”

白薇居然听话地点点头，轻轻闭上眼睛靠在枕头上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，若不是这会儿她的嘴唇依旧显得病态的苍白，徐长卿真想扑过去狠狠地吻一下。这个念头在已经犯下大错的徐长卿心里，只是稍微停留了一下，白薇竟已经发出了微微的鼾声。

或许因为病房太安静了，又或许是药物有些影响，这一觉白薇足足睡了五小时，醒来已经是夜里。睡眠使姑娘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，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放平了，被子恰到好处地盖到胳膊以下，索性拥着被子翻了个身，正想继续闭上眼睛，猛地才想起自己是在医院，不是在自己温馨的小窝。

徐长卿斜靠在对面床头在打盹，听到动静立刻警醒过来，连忙问：“你醒了？觉得怎么样？心里难受不难受？”

白薇被问得不知该先回答哪一句，一边笑着摇头一边把脸埋进被子里。

徐长卿见她摇头更加急了：“还有哪里不舒服呀？”

说着起身掏出听诊器来到白薇的病床边。

忧虑的年轻医生将听诊器放在羞怯的美丽少女心脏的位置，认真地听了一会，有了前车之鉴，虽然心跳还是越来越快，这次没有下“心动过速”的诊断结果。

经过徐长卿前前后后的精心护理，带上一堆“保持心情愉快”、“多散步散心”、“多吃水果多喝水”等徐长卿特别加上的医嘱，白薇很快就恢复了。

两人经过这么一次医疗事故，关系就非比一般了，徐长卿经常到学校为白薇的后期恢复进行观察，白薇也常来医院给徐长卿洗衣服，然后两人到河边走走。

虽然谁也不肯主动去捅这层窗户纸，其实各自的小心思都是秃子头



上的虱子，徐长卿的同事、白薇的同学，没有人不将他们看做一对。

就在徐长卿想来想去想不好如何开口的时候，白薇来徐长卿的宿舍帮忙打扫，忙完了坐在徐长卿的单人床上休息。

徐长卿正忙着给白薇洗苹果，他举着苹果递给白薇，指尖的水滴在桌子上，白薇急得尖叫着赶忙抢救。徐长卿开始吓了一跳以为闯了什么祸，原来白薇抢救的不过是一张纸而已，便放下苹果想接过来看，谁知白薇的脸一下子红透了，拼命护着不让徐长卿看。

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白薇如此举动激起了徐长卿的好奇心。一个追着非看不可，一个躲着拼命不让看，自然而然地，娇柔圆润的白薇抢不过血气方刚的徐长卿。

原来只是白薇一时无聊，见桌上摊着纸和笔顺手写下几行字，也不知是不是白薇的原创，但是着实令年轻的医生怦然心动了一把，工整漂亮的行楷写在一张空白处方上：那一月，我摇动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；那一年，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覲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；那一世，转山转水转佛塔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

两个人都不闹了，经过刚才的玩闹，这会都有点气喘吁吁。

徐长卿看着羞得把头深深埋下去的白薇，心脏一阵窒息般地狂跳，忍不住向前移动了一步，半蹲下来轻轻托住白薇的下巴，深深地看下去，那张面孔红得像窗外盛开的夹竹桃。

白薇下意识地抬起手来护在胸前，正在此时徐长卿猛然将她揽入怀中，迅雷不及掩耳地掬住了她柔嫩芬芳的唇。白薇护在胸前的小手被紧紧压在两人之间，不知不觉地，这只小手游到了徐长卿的脖子上，衣服瞬间成了累赘……

等两人从火热的激情缠绵中清醒过来，白薇羞得嚤哼一声把头埋到枕头里，徐长卿也有些不知所措，只好静静地揽着这具美丽的躯体，轻轻地吻她的耳垂，吻了一下，又吻一下，再吻一下……

他突然尝到了一点濡湿咸涩的味道，惊觉起来连忙用力扳过白薇的脸，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白薇已经泪流满面了。

徐长卿诚惶诚恐地问：“怎么了宝贝？弄疼了你吗？”